解脫集

解脫集卷之二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詩

餘杭雨

不恨今日雨却恨前日晴無端放隙光誘我餘杭行餘杭有何趣敗寺老和尚若使在西湖亦得閒眺望出門無去處袖手東西顧桑下見蚕娘泥濘沾衣袴只是去臨安已覺步步難何況

徑山路千盤與萬盤

二

一心閒處忙四體山行瘦荒吹破夢歡狐拋逼簷雷山靈無好情梅天多異候主僧嗔客留僕子呼天漏雲不十大高泥凡尺餘厚縱有健馬驢揮鞭豈能驟

於潛道中偶成

出門二三月客行常踰旬問我亦不知奔波為何物挑鳥也嘲人解問爹歸弗人豈不思歸山

溼成痼疾百里一名山一山須十日東南半壁地十分未了一雲霞朝到眉翫兎夜入室遇佛覔定方逢仙談飛術形體節節勞心神般般逸名勝尚可窮遊子興難罪歸讀作居越人吁子規為爹歸弗

天目道中和陶石簣韻

萬嶺色嬌榮千松韻蒼老溪錦新織成雲文初脫稿古屋繫龍兒幽崖聚仙媪淡冶天微醒朞沉霧尚飽山靈如有情遊子暫苛惱梯石路漸高踰嶺天乍小微茫一帶青遠遠出山杪白雲

封其半恍若衣輕縞山僧向我言此是諸山考
四傾盡兒孫纍纍爭圍繞一乳作鳳飛一支學
龍矯萬絡與千支支支相縈攬山形雖渾成石
貌寔妍巧初視尚冥迷策騎漸分曉何况陟其
巔遵途亦已好

天目戲書附見

菩薩與凡庸不知誰正倒牛馬若率真形貌亦
自好獨有知見人不食本分艸拾他糞掃堆秘
作無價寶面上曲折多腹內安穩少坐立皆成

文閒話亦打稿演出活法聰難勝俊閣老

浩歌登天目峰頂

一笑廓天籠邀矣何空曠千山如藻萍點點白波上世界無安置虚空有等量茫茫蟣虱人妍醜尔何狀丘翟語曰知舜噲禪為讓褌中閒是非甕裏狂波浪十年學貢高一朝色沮喪

宿幻住晓起戲題

咄哉表中郎胡不侵晨起亘千大世界吹作瀛海水披衣起視之果然雲在底彌天布琉璃山

神聖乃爾

贈海禪

海公知道者閑雅好威儀餉客雲千斛論心棒一枝豈無真法友畢竟所依誰余亦貧佛去同君乞聖師

宿雙清莊贈印上人

百折琉璃沸千峰帝網羅更憂塵界少却厭嶺雲多說法烏成馬窮源水是波死關真箇死聽爾兒孫何

贈蓮小師

解法生明本登山熟導師閉門常禮懺會境也題詩耘石分香艸煎花供茗糜人天一隻眼望汝小厮兒

贈模上人

頭髮如霜氣如虎攔杆十路撻生虜手挐頭顱百顆歸不曾半粒食官府而今老羸無氣力縣家明文防鑛賊空房夜雨刀瘢寒見孫驕呆去不得

玉上人

山下逢老僧為我設齋供坐斷活埋關醒却高峰夢空嫌毛孔多瘦覺數珠重田首鼻孑飛歸來鼻頭痛僧有鼻疾

雲上人

一喝三日聾江西立宗派師蹟多少時證得觀自在不受喧寐塵跳出聲聞界笑殺觀世音圓通却成礙

沈毋蕳為蕭山令沈廣乘年兄賦

玄霜五月流空檻碧海無波白日欽牘得遺編
苦教兒淚作筆花血作點頭白眼酸軻名立部
既得報温綸及轉将深痛畏兒知當面推歡背
面泣湘湖水白蕭山青花光雲片湍公庭懸無
一鋑将供毋閉門親寫法王經

徽謠戲柬陳正甫

操履若雲青肝腸如日杲掀髯坐黄堂要把奸
頑掃披霜夜書僉戴星朝畫卯移文四五張禁
約三兩道樹心談民窮攢眉視金寶夏衣半匹

葛冬穿一領襖門子赤脚多皂隸白牌少世人眼如豆便道太守好誰知大夫心最之如糞艸本是傷男兒扮作酸寒老慈悲心愈毒麤豪膽乍小閉門錄高士留客抒愁抱是法皆明暢無幽不洞曉只與一寸心愈參愈不了人品高難判佛法近難討處脂不能潤徒勞傷枯槁

贈潘庚生

彌天作旅人着處為眷屬新知與舊歡湊集如雲族堂上羅𣏾盖堂下度吳曲東階串僕奴西

階懸馬較麵縷大如杜盤鮮高于屋鞭車行酒盃猶恐歡不足咳吐寸寸腸揮毫字字玉不過沈宋門牆作李王役世人眼如肖相牽入牢獄豈以甕中雞而易雲外鵠萬事無奈君難君只有貧轉貧容轉多貧豈奈君何

潘庚生館同諸公得錢字

山色重重冶雲容片片鮮花風香水氣梅雨潤苔錢轄聚鄭泄驛茶鎖陸羽泉毋于詩外覓悟得句中禅

用韻贈庚生

麈柄韻如屑匡床味似禪閒惟進酒伴忙亦撿詩編是客皆停轍何人不道賢聰明事事有大抵只無錢

夢中題尊經閣醒後述之博笑閣在休寧儒學

壯哉尊經閣縹緲入烟霧千山列魯儒拱揖不知數俗競形家言兩塔遥相顧纍土作尖峰上有參天樹海陽多賈人纖嗇饒積聚握算不十年豐于大盈庫富也而可求執鞭所忻慕讀書

師端木駟馬光道路于淵豈不贖翻被空空誤

喜逢梅季豹

瞶里少冶容邯鄲無高步萬耳同一贖活佛不能度摹擬成鈍賊七子遞相誤糟骨蝗廻旋驢脊蒼蠅聚徐渭饒梟才身畀道不附近來湯顯祖凌厲有佳句賓也曠蕩士快若水東注丘郎發旅峭鬋也清而露越中有二齡解脫詩人趣立意出新機自治自陶鑄舉世盡奴兒誰是開口處我擊塗毒鼓多君無恐怖洗眼讀君詩披

天扶雲霧不獨愛君詩愛君心相願衆人嗔我
喜天下憎君慕雞壇如可盟旗幟爲君樹

戒五老峰題石

嘗怪楊真珈作偏飛來峰名山如有靈請以一
丸封齊雲富奇壁題識徧空翠卷石亦不容獄
神有何罪碑文多諛辭金壁增腐氣所幸五老
峰筆災尚未至珍重後來人慎勿妄題字山神
已證明後生母輕易好事倘不然頭骨隨鞭碎

齊雲巖

江濆有異石好事持作供珊瑚木難珠似有即矜重齊雲天下巖深壁連紺洞山山瑪瑙紅高古復飛動天然置盆景供彼高真弄常恐巨靈知筐簏充天貫幽崖鬼斧窮玄鑿飛仙慟簾雨萬縷飛雲綠千年凍

石橋巖

天門即前闕石橋即後户兩門去幾何五五二十五石老易生雲山髡不藏席嶽神饒客情閣起千峰雨

宿落石臺山房

蒼翠垂三畞凉陰可一庭茶煙和霧出燈影入流青快眼山容熟蒸巖雨氣腥谿聲寒到枕闔戶了遺經

二

不獨林園勝居停更可兒雲生卧地石山壘傍墻枝穿毋逄僧轉文心問水知看君舉業好岐路不須疑

泛溪

小筏平如舫文紗蔽赤欄干塲談快事一笑出層灘蕨粉和為餌石斑鱠作盤梅天多驟雨重衣晚亦寒

贈章子

越俗上形家貴賤倚為命郭璞多於毛譚者自神聖近來陶學士頗不遵先令獨喜鄉人章議論能持正楚人無遠謀相地多任性不識到頭龍休貪十世盛領得星如金不顧砂如印

新安江

一里垂千折一山近萬盤艸髡和尚嶺石屬秀才灘入峽逢天小投厓欺鳥難輕舟薄似紙未慣也心寒

二

咫尺愁溪盡縈廻覺路疑小舟尖似履細纜密如縲下水貪奇峻歸舟歎嶮巇相逢不用羨亦有放流時

三

怪石穿江出江清石亦寒或從舟底見或作假

山看聚客多茶店傚人上米灘溪流雖較險下水也平安

四

浪惡石尤惡膚青骨亦青玄嚴聽鬼語野燒炙龍醒樹古疑唐族碑欵或宋銘過崖逢父老傳說有猩猩

五

市郭全然少嵯峨大底同谿雲千片黑山火一綫紅暴雨蒸沙氣高巖逐去風驟來應驟解

夜月如亏

六

山都吟復笑猩語是耶非易黑江湖面純青客旅衣艸根魚子長沙未燕兒飛家信雲捎去郎歸計日歸

七

雲細蒸山出溪澄見底空買塩多婦女没水晝兒童江有往来賽神無南北風暴流皆石齒得失在頭工

八、

艸豐不辨樹山隱却如烟客舫因灘淺牽夫傍兕眠家毋風濤上生涯茶鹵遙歷盡川湖水歸來尚少年

九

浪子由來苦行人大抵勞山雲低壓帽谿雨惡侵袍欲得違心意除非伐頂毛將鷗與鷺比畢竟是誰高

十

涼風沁石骨快雨過山頭茷上行沙鼠雲中[illegible]

野猴天長鴨綠水斛許翰青舟萬里遊垂盡六

休佳未休

嚴陵

谿深六七尋山高四五里縱有百尺鉤豈能到

潭底

二

文辯真有為先生真無用試問宛洛都誰似嚴

灘重

三

舉世輕寒酸窮骨誰相敬如何嚴州城亦以嚴為姓

四

或言嚴本莊蒙莊之後者或言漢梅福君之妻父也

嚴子陵灘限韻同闔右篔方子公賦

一州數百里山水半呼嚴先生高潔人取名胡不廉宏也負奇氣氣高心廉纖空有如綿縷丁

無似戟髯稽首先生祠自羞自棄嫌高跡如可
履乞我上上藏

二

不是劉文𫉬詎說嚴老子羊裘釣灘下一漁戶
而已無用合退藏非是退藏是誰知誤得名来
有趣如市𣏌世競聲稱藏醜翻成美與其作假
龍凱若真蛋蟻

三

不肯勁爲理咄咄嚴子陵皋夔與曾商問君能

不能衆狗逐纆羊疾者業先登我才不如狗安
用強奔騰明月雖有照終不發孤燈不見東陽
殷強出如涷蠅積溺以自監效鳩勿效鵬

四

因山以爲臺因水以爲灘因艸以爲絲因木以
爲竿因拙而避世因傲而棄官嚴翁誠自知劉
㭊亦難䁥寧有同肝膈而不可羽翰

别恨篇爲方子公賦

種得油麻未長撤他李子何要實桃舊雖繫

金爐畢死灰殘忍啼一語兩語纏腸千端萬緒
総角癡兒騃女棲命朝饔晚飧獨自弔形弔影
誰人知煖知寒天上人間地下死難鬼難妾難

贈李雲峰

西湖多奇山其膚乃在水杭人伴婦遊嗜肉不
嗜髓先生每退隨巔足窮其底何處識老髯自
虎跑泉始

二

退我於天目因而上白嶽葛衫芒屮鞋高坐享

天樂敗石齧鞋耳罡風剪衣角一味戀冥鴻何

曾伴鳩鷽

湖上贈錢塘湯令

一簾秋色一堂雲白石灘頭坐使君套取桃花

為押字判來山水作移文

二

着意憐花緊護持不曾殘殺一枝枝花神欲謝

康明宰分付裴郎好作詩

三

羅綺如烟粉作丘青娥國裏小諸侯吴宫不敢
談菀事只恐河陽見亦羞

四

白面烏紗不解爲貪他絳葉與青枝來時飛花
去結子使君何事不狂癡

和雲樓韻

少年曾盜子胡狗父母不容親戚醜每到僧房
索布施更向佛頭種慈韮讀書十年未識字持
戒三生不斷酒出家世世學童真逢着師尼盡

解紐

雜詩八首別石賁

一笑白雲來一慟青山別相知實相知知處難
容舌一等是肝腸輸君生死切烈火燎虛空火
盡空不滅

二

古今只四倫大抵缺朋友誰識楚越人萬里爲
奇偶我腸寄君心君言出我口覓同本自無異
子何處有

三

一葉隨東風飄泊已半載梯雪度深山寒氣鑠
猻拐三入淨寺門寺僧笑狂騃是仙是凡人請
君自揮解

四

君携我如頭我從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東
涉水誰家薄福緣生此兩狂子受用能幾何苦
他雙脚底。

五

學道不學禪談理不談義愛曲不愛音讀書不讀字每笑儒生禪顛倒若狂醉除却麗道玄天下盡兒戲

六

南山有禽其字曰希有北山有鳥其名曰鳳凰兩鳥排雲抉霧入虛空虛空莽莽四顧絶稻粱下界豈無七寸之粳米爭柰網羅纈纈常高張

七

不即凡不求聖相依何覓性命三入胡西易命

無少長知名姓湖上花作明證别時裊到時盛
後来期不敢問我好色公多病

八

能再相從否若篤相思車當閶白門柳

徧歷

剃却顛毛剩却身衲衣袍帽不沾塵告君古佛
無多子着了邊旁亦是人

贈心湛一小師

布衲裁烟霧蒲團藉艸莎雷峰定裏火湖水觀

中波剃髮嫌根在忌言恨舌多少年色力健魔

佛柰他何

別黃道元

驛路柳條如鞭江上奔帆似馬西湖聚首許時

興闌各自歸也明春有事天台便過龍湫度夏

公家半宦半儒卜居在城在野雁蕩或東或西

雙門之上之下

慧法相

峰腳微微冈蔓稍个个清聽鍾龍檝每人[illegible]

經行鞭笋和泥重頭茶帶紙輕山僧談往事一倍惜塵情

　　猫黄道元

踪跡頻頻至鄰僧若箇知會多嫌話少坐久畏驢飢說甬歸途怯懐人夜夢癡一燈禪榻下傍着小沙彌

　　湖上別限韻同方子公賦

寧作西湖奴不作吴宮主死亦當埋茲粉香漬丘土一住二三月天食供窮宴萬五千樹花百

二十回舞花爲結子忙人爲別花苦譬彼一天雲特地吹作雨彼此俱黑頭一夜添霜縷得舞字

二

望望鄂公墳石龜與人齊塚前方丈土澆酒渥成泥雖知生者樂無益死者啼如彼墳前馬掁吻不能嘶天地入晦刼志士合鸞棲曷爲近湯火爲他羊與鷄孤山梅處士事業未曾低夜絃招鶴侶曉詠托梅妻竿水饒活計雲嵐足品題笑折蘇公柳策馬度花堤得低字

三　余家塚子山故云

一段青石堤嫋娜千垂楊十許種名花紅紫白成行借問此誰種云是監中郎紗紋織作浪文玉砌為堂安淂塚子山吹来置此傍醉中發狂思醒後益周張吾身自可移何必移吾鄉得楊字

四

葛巾不束毛紗袷常見肘無日不醒花有時坐枯椰天地一排場誰分旦與丑神仙既荒唐富貴復難偶杭人有謗言言畢趣則有雷峰變作

糟西湖化為酒藕花作美人一歌了一口三萬
六千回一回三百斗 得柳字

五

天地如懸鵲聖賢若藏閻爝火照茫茫誰是的
路頭官者為利縛隱者為名罔玄元無點化術禪
有知見憂欲減身旁影終迷水底樓十年而一
業枉自費雕鎪 得樓字

六

年年負空菡湍貯不十金自知荷葉命蓄水終

難任抱櫝苦不治抱甕苦不深安得清神藥蓮我狂華心苦吟終爲病不苦不成吟飛思入九淵捃拾到蟲禽聞說三天頂別有無憂林何日陟其巔洗耳聽仙琴得心字

七

龍井饒甘泉飛來富石骨蘇橋十里風勝果一天月錢祠無佳處一片好石碣孤山舊亭子涼蔭滿林樾一年一桃花一歲一白髮南高看雲生北高見日沒楚人無羽毛能得幾遊越得月字

舟中寄江進之限韻

一月探會稽二月了西湖五日登西目十日瞰天都辭中逢山神長笑捋其鬚渴飲仙人漿寒分玉女襦奚囊雖小狹所貯盡奇珠世無售珠人欲開復踟躕前者適新安有客貌類胡發箧玩三日略亦實其膚具眼非無人要與慧眼殊持此試江郎江郎售也無得珠字

二

一病表小安五載江猶淹宦味朝朝盡鄉思刻

刺添有愁到眉稜無工削爪尖桃書調倦眼照
影鑷霜髯東齋艸滿徑西堂灰一簾鼠子溺書
茵侍兒遙牙籤少婦乞畫眉雙腕痛花僉管城
頭轉禿空閨笑不鹽俗吏貌態工末世禮法嚴
饒他潘與陶風流豈得兼得蕭字

雨中過蘇

二年前事似前朝記得朱顏箇裏銷雨雨風風
新震澤車車馬馬舊虹橋塵來不上雙行腳病
後猶存一握腰是我萬般辛苦地如今閑話儘

逍遥 二

無官有客尚留吴難道陶潛不厲儒䰟亦尋花如蛺蝶夢惟逐浪似鵜鶘孤燈影瘦寒山寺荒草流青夏駕湖事佛求仙渾未觧一毛聊欲比楊朱

過吴戲東江進之

少年作客時浸浸慕官長千旄絡長衢一呵已神往前者為吴令始復羡游客覺彼白衫寛根

我腰帶窄今日過吳下客来官已了從頭細忖量客比官較好客是一尺雪官是一窪塵欲得客如歸同年作主人

荅徐伯潤

客徑艸許長多君不忘故踪重品字書斜封三尺素問我客何方昨日西興渡問我朋友誰多半鷗與鷺東西南北人飄落等飛絮一葉會衝風再問知何處

贈沈飛霞

江上逢老郎六月雙重布幢人戢電光飛白寓
輕霧口不絶吟哦喃喃若有許不知腸幾寬容
浔許佳句黄金類讐人抵死不相遇文章如可
典為君作詩庫

聽朱生説水滸傳

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来讀水滸文字益
奇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聽
君酣舌戰

觧脫集卷之三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紀遊

遊惠山記

余性疎脫不耐羈鎻不幸犯東坡半山之癖每杜門一日舉身如坐熱爐以故雖霜天黑月紛庬冗襍意未嘗一刻不在賔客山水余既病痊居錫城門絕履跡晝日惟以讀書為事然書淺

易者既不足觀艱深者觀之復不快人其他如史記杜詩水滸傳元人雜劇暢心之書又皆素所屬厭且病餘之人精神眼力幾何焉能兀兀長手一編隣有朱叟者善說書與俗說絕異聽之令人脾健每看書之暇則令朱叟登堂娓娓萬言不絕然久聽亦易厭余語方子公此時天氣稍暖登臨最佳而此地去惠山最近因呼小舟載兒子開與俱行茶鐺未熱已至山下山中僧房極精邃周廻曲折窈若深洞秋聲閣遠眺

尤佳眼目之昏瞶心脾之困結一時遣盡流連
閣中信宿始去始知真愈病者無踰山水西湖
之興至是益勃勃矣

惠山後記

茶與酒一也惠山泉點茶特異而酒味殊不如
北釀或者謂南水甘北水洌甘與酒不相宜以
是有異余少有茶癖又性不嗜酒用是得專其
嗜于茶僻居江鄉日與新化安化泥汁滲滿為
偶如好色人身處宄鄧瘿瘤滿室自以為左嫱

右施不知有識者之從旁欲嘔也吏吳以來每逢好事者設茶供未嘗不舉以自笑然務煩心懶茶癖盡蠲雖復傾國在前而主人耄且瞶較之瘿瘤之嗜十分未得一也及予居錫城往來惠山始得專力此道時瓶罌盞未能斯須去身凡朋友議論不徹處古人詩文未暢處禪家公案未釋然處一以此味銷之不獨除煩雪滯已也一日携天池鬬品偕數友汲泉試茶於此一友突然問曰公今解官亦有何願余曰願得惠

山爲湯沐葢以顧渚天池虎丘羅岕陸蔡諸公供事其中余輩披緇衣老焉勝于酒泉醉鄉諸公乎遠矣

初至西湖記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略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游西湖

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小修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歸卅卅領略未及徧賞閱數日陶周望兄弟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晚遊六橋待月記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烟為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桃杏相次開發尤為奇觀周望數為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為桃花所

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公堤一帶綠烟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于堤畔之柳艶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為清絕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

斷橋

湖上之盛在六橋及斷橋兩堤斷橋舊有堤甚

狹為令侍中所增飾工緻遂在六橋之上夾道種緋桃垂楊玉蘭山茶之屬二十餘種白石砌其邊如玉布地皆軟沙旁附小堤益以襍花每步其上即樂而忘歸不十餘往還不止聞往年堤上花開不數日多被人折去今春禁嚴花開最久浪遊遭遇之奇此其一矣

雨後遊六橋記

寒食後雨予曰此雨為西湖洗紅當急與桃花作別勿滯也午霽偕諸友至第三橋落花積地

寸餘遊人少翻以爲快忽騎者白紈而過光晃衣鮮麗倍常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飲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爲樂偶艇子出花間呼之乃寺僧載茶来者各啜一杯蕩舟浩歌而返

孤山

孤山峯峙湖中和靖墓在山後荒梅數株虬曲巖壑閒逸士風標可念也凡遊湖者午刻皆積岳墳過午多繫舟和靖墓下挈壺博塞以爲樂

杭人為余言往時處士墓亦曾被伐彼鮮𡈼豈有崔姨金盌𢦤盜亦不智矣

西陵橋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即蘇小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得借作西陵故寔耶

遊飛来峰至北高峰記

湖上諸峯當以飛来爲甲其陽巉秀削而冶且潤其陰嵌竅窀通明嘗恠南宮癖石求所以溺而丈者不可得及披蘿歷巔窮覩石態玩其適逸之趣與夫刻露生成之巧然後知南宮之致遠也靈隱寺去峯可百步許泝澗而行青壁屏其前碧流帶之流稍闊則泓而爲潭石稍岌則卷而爲坻水迅而石折則相觸爲鳴琴而落爲紳帶白香山記冷泉殊覺未盡其幽麗也鞱光

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二三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艸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絡達于山廚菴内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措拾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剎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與石簣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

遊龍井記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泠泠從石澗中

出僧房爽塏可棲嘗與石簣汲泉烹茶于此石簣問龍井茶與天池茶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澁味稍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茶雖香尚作艸氣天池作豆氣虎丘作蘭氣唯岕茶韻致清澈風味如泉石茶之逸品也岕茶葉粗大洗淨方可注湯下者猶能獨煩滌滯往余嗜岕久飲天池則脹然皆岕之下者岕去長興近山中富人每以重貲先一歲構下而山中所出復不多以是極為難得近日微

人有寄松蘿茶者輕清略勝天池而風韻少遜
龍井之嶺爲風篁石爲一片雲神運石皆有致
獨近特粧點過麗微傷俗耳秦少游舊有龍井
碑記今不知在何所矣

過煙霞石屋洞題壁

煙霞洞蒼寒古雅陰沁入骨清絕不堪久坐石
屋欹側如片雲可布几席而洞爲傭奴所據嘈
襍若市穿巖而出得樹石少休繼者不已東面
而膣者益譁遂去至此始覺烏紗皂隷亦微有

快人處因書之壁以告賢士大夫之清逸者慎無以呵蕖為俗而輕去之也

遊蓮花洞記

蓮花洞之前為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縱目湖光瀲灩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浪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嵌空裝綴巧踰雕鏤但山中樓之即得不甚以為異大抵吳山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巧近若紫陽宮石㴉出者甚多噫

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澆洗其醜其奇輿何止此哉

由勝果寺上觀排牙石記

千憩勝果寺酌泉緣崖而行憩月巖覽御營舊蹟觀排牙石石巉穿秀潤骨色俱古恨其不生飛來龍井間耳山顛廗江帶湖其觀亦偉然西湖以不以此為勝石賁嘗以余不登保俶塔為笑余謂西湖之景愈下愈佳高則樹薄山瘦艸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為杯子北高峰御營山是

其例也錐眼界稍闊然此軀長不踰六尺窮目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為扎石簣無以難歸途風力稍勁石簣捻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石簣素不能一蕉葉同行者謂黃河一度清也遂紀之

遊吳山記

避客不數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及一長者園亭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未足方也柰何辱之

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其地又近臺使者公署雖城中遊人亦無至者石固有幸有不幸哉

湖上雜記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初次遊湖次從五泄歸再次從白嶽歸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餘皆居淨慈僧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郭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露地而立者半達曙方去堂上堂下人氣如烟

不可近法相長耳佛極可叅竹可風泉可酌笋
可食酒可飲獨僧少可與語耳淨慈木石廬舍
皆精宗鏡堂居然亭尤為絕景余所居僧房亦
與僻古木縈徑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耦
花居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
第四橋水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雷峰下與
虞長孺兄弟語或渡昭慶訪禪者及遊客以為
常課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泉靈
峰高麗虎跑真珠之屬皆常出沒之處靈峰去

人遠尤覺閒寂僧房甚精寺傍有地一區松石竹澗無一不具價亦不甚高余意欲買為他年棲止之所以去住不常遂止其他失記者尚多聊識一二以俟後期

遊湘湖記

蕭山櫻桃鷥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浸處亦無多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莖如荇其枝丫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

膠清液泠泠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略如魚髓蠏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𣴑之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嬖藕無得當者唯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乎此物東不踰紹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故世無知者往問吳人皆云蓴立秋方有味亦不大佳而此物以春暮生入夏數日而盡秋風鱸魚當是別種嘗讀雞跖集四月蓴生莖而未葉名爲雉尾蓴五月蓴葉舒長名絲蓴入七八

月有蝸蟲不中食至十月氷凍蟲死雖老猶可食疑即此物沉令又為余言湖中色色皆佳雖茭蒲野草之類土人取以糞田肥澤特異他處湖在蕭山城外四匝皆山遊時正值湖水為源者所盗波面甚狹行數里即返舟同行陶公望王靜虛舊向余誇湘湖者皆大失望

遊禹穴記

禹穴一坯土耳禹廟亦荒凉獨以玄圭名重于嵩華未可骨態論也然會稽諸山尖秀淡冶遠

望實佳王子猷所云山陰道上斯為傳神余嘗評西湖如宋人畫會稽山水如元人畫花鳥人物細入毫髮濃淡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隱隱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為優劣具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于六朝至唐以後漸減西湖顯于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水亦有命運耶

宋六陵記

六陵蕭騷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雖驄鞭疊騎常若有倀啼鬼哭之聲讀唐蒙士詩楚痛入骨古來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碑碣皆荒斷不可讀山勢回合架數敗宇其間惟有老松橫道杜鵑花滴血滿山而已相與悲歌感慨泣數行下既而自笑鬼若無知則暴骨含珠高碑廢壠等作一丘鬼若有知玉魚金盌之恨今已銷歇且禹陵之巻石視六陵之荒址其榮枯能有幾也遊者乃樂彼而愴此噫亦惑

矣

蘭亭記

古今文士愛念光景未嘗不感歎于死生之際故或登高臨水悲悽谷之不長花晨月夕嗟露電之易逝雖當快心適志之時常若有一段隱憂埋伏胸中世間功名富貴擧不足以消其牢騷不平之氣於是畢者或縱情麯蘗極意聲伎高者或托為文章聲歌以求不朽或究心仙佛與夫飛昇坐化之術其事不同其貪生畏死之

心一也獨庸夫俗子耽心勢利不信眼前有死
而一種腐儒為道理所錮亦云死即死耳何畏
之有此其人皆庸下之極無足言者夫蒙莊達
士寄喻于藏山尼父聖人興歎于逝水死如不
可畏聖賢亦何貴于聞道哉羲之蘭亭記於死
生之際感歎尤深晋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
昭明文選獨遺此篇而後世學語之流遂致疑
于絲竹管絃天朗氣清之語此等俱無關文理
不知於文何病昭明文人之腐者觀其以閑情

賦為白璧微瑕其陋可知夫世果有不好色之人哉若果有不好色之人尼父亦不必借之以明不欺矣蘭亭在亂山中澗水彎環詰曲意古人流觴之地即在于此今擇平地砌小渠為之與人家園亭中物何異扎

鑑湖

鑑湖昔闊八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閘湖盡為田矣賀監池去陶家堰二三里闊可百十頃荒草綿芘如烔蛙吹

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覺淒涼醉中謂石簣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余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吳縣令眼詎不高與四坐嘿然心誹其顛

西施山

西施山在郡城外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處今爲商氏別墅嘗同諸公宿此一夜石簣和余詩有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蓋謂此也余謂石簣此詩當註明不爾恐累他時文恪公石簣笑

曰爾昔為館娃主人鞭箠叱喝虐突西子何頗復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東家子矣

吼山

吼山石壁悉由斧鑿成峭削百餘仞乍見亦可觀山下石骨為匠者搜去積水為潭望之洞黑如墨汗深不可測旁相去數丈留石柱一以支之上宇下淵門闔洞穴窈窕迂迴雨後飛瀑綴簾而下余等自外望輿不可過呼小舟遊其中

潭深無所用篙每一轉折則震蕩數四舟人皆股慄因停舟石壁下觀玩良久陶氏有山房在此頗稱幽奇然荒蕪甚軒前草深丈餘矣

由諸暨至五洩寺記

越人盛稱五洩然多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其勝其實不曾親見與我等也五洩去諸暨七十餘里一路多頑山勢甚散緩無巷石可入目者余始念看山數百里外散舟竊馬艱辛萬狀今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周望亦謂乃

所困者心懼乃各退出唯靜虚疾進過嶺四五
至洞深處爲澗所隔始返徐文長曰洞崖奇于
陰五洩奇于陽而七十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
時幽時曠時遍奇于陰陽之間數語得之矣

初至天目雙清庄記

數日陰雨甚苦至雙清庄天稍霽庄在山脚諸
僧留宿庄中僧房甚塏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
枕上石簣夢中誤以爲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
山僧供茗邀石簣起石簣嘆曰暴雨如此將安

歸乎有卧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乃
溪聲非雨聲也石簣大笑急披衣起啜茗數碗
即同行

天目一

天目幽邃奇古由麓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
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
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
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
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奥巧石徑曲折石壁

崍峭二絶也雖幽谷縣巖菴宇皆精三絶也山間雷聲僅似兒啼四絶也蘇子瞻集中云然恐他山高者皆如此曉起看雲在絶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諸山尖出雲上若浮五絶也虞長孺云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不踰數尺而偃蹇輒數丈六絶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笋味清遠非他處所及七絶也余謂大江之南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纓結室之想

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絶頂晚宿高峰死關次日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爲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争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使目柰何余曰天目山其等亦有也予分山僧不勞過謙其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别

天目二

天目之山敞于幻住奇于立玉險于獅子巖幽

于活埋菴菴小而飾竹石皆秀面峰奇削廣不累丈遊人行刀脊上髮皆豎峰顛老松偃石側出周望緣而上坐其幹余謂陶王孫令即真矣周望身羸瘦故有此戲獅子巖架壁為閣下臨無地巨木繡壁如韭飛巖怒聳不可盡狀立玉骨色類湖石一峰拔地立玲瓏纖峭高千餘級四面石壁刻露攢青簇黛似有高手堆疊而成米南宮所謂秀瘦皺透大約其體石之變幻奇詭者也峰腰板屋二間一頭陀坐其中縣破瓦

釜壁間掛一烟黄本其行脚時所著論也行迫
未及問其名字從立玉至此徑甚嶮面臨絶崖
梯級而下不容半趾一老人從平路望兩足酸
木遂不能步幻住即中峰道場景尤空濶諸峰
奇態畢供眼前從山足至此可十餘里由幻住
而上山愈高峻然佳處皆在山半好事者若遊至
再抵幻住便可息足矣

聽響水石記

石在天目山半靜而聽之中有流水聲韻致淸

遠名響水石石高二丈餘廣倍之色冶而骨道可補石譜之闕

齊雲巖記

齊雲山以瑰奇甚懸巖飛谷布淵竇巒閭天門石罅一道尤爲勝絕獨碑碣填塞可厭耳㪅人好題亦是一僻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余謂律中盜山伐礦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矣彌陀巖五老峰石皆突兀而徹之

秀潤山骨亦不嶢以茲不耐久觀然使道院少作數間官府不常至碑文漸落石苔漸長白嶽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庡幾可復舊觀矣

石橋巖記

石橋巖畧似天門一帶而門稍濶去齊雲二十五里遊之日天甚昏黒各携雨具去及歸竟不雨同行半道歸者皆悔

宿落石臺記

下齊雲乘筏沿溪至落石臺石墮溪水邊倚絶

壁可布一席岈上僧獮絶無好事者聞客來皆閉門近巔一墻宇甚精余顧石簣曰此地可蘭入不須更問主人也拉石簣入諸客亦逡巡入溪光山翠錯雜几案二少年出揖貌甚清客曰此會稽陶先輩也二少年踴躍復揖治酒閣上與之商舉子業至丙始休溪聲徹夜鳴如萬松聲次早二少年索詩及題額余名其閣曰溪聲石簣曰此余天目所夢之雨也因名其齋曰夢雨各作詩二章遺之

新安江行記

新安江清澈見底峰巒翠疊隱隱見水中時有石突出波面者嵌空如湖石江行之一快也江為山所夾束流千里石湍迅速目所注視輒不能了而山喜為回合數步一轉前舟莽莽忽如入壁折而隨之乃知其為竇也或云水東而山扃其地不得不蓄余謂孫吳時每以置流人謂其地磽确荒瘦彼時山川固已如此夫今之亟地而商者誰非徽也水行舟楫陸行車輓捲江海

而汪之徽而其俗又皆纖嗇力作雖山不折江不縈遷寧不富也徽人近益䄜䄜筭緡料籌者競習為詩歌不能者亦喜蓄圖書及諸玩好畫苑書家多有可觀獨矜習未除樂道訟而愧言窮是為餘結耳官舟脆薄可駭灘水方發迅㨗之極凡二日至嚴其山川道里之詳不得而志之矣

釣臺記

登釣臺之日天已昏黑燒竹讀壁間詩館人云

山間有僧余等興發不可止至半嶺遵者云天黑艸深不辨徑踟蹰乃下坐石上與石簣論于陵人物余謂于陵知不可用而不用者也當新莽之世天下崩潰騁捷足而攀鱗鬣此亦志士一時翁何戀戀一巷石也或曰于陵者其高義不屑爲故人臣而其英傑之氣凌凌厲厲亦决然非人臣度也夫義不臣故人當時首事者不盡故人也氣不爲人臣方賊臣貫盈逐失鹿而獵漢家已溺之鼎此其辭亦直名亦正且光武

何人也英雄不世出之主也當群雄相角文叔急士之心如渴求水故人誠可用其所以物色尋求者豈待即位後乃知不可用故待故人者止于諫議知故人之必不為我用因而以虛名與之也故寵之以足加帝腹嚴翁之為人不能出光武之目明矣后蕡曰如子言子陵一庸人耳何足道余曰不然子陵以無用為用者也知其無用而不用此識勝也不求用人雖欲用我而不可得此才勝也故才與識一者不至未有

能隱者也不然既不知己之無用又不能堅已不用之心以自全其不可用此殷浩种放之流所以聲名不終而隱顯俱失者也其視子陵品格何止天淵哉

雜著

會心集叙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

有辯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爲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煑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于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

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為酒肉或為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為絕望于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趣如此者哉

蓮雲泉藥師殿記

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幽僻路迂而與由寺門至房可里許夾路多古木雜卉正面與藕花莊相直背法華臺余弟小修曾與蔣蘭居譚禪寓此余今歲同陶石簣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增戀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遊人婦女往來喧襍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好淨者多強人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強我

凡釜甑瓶盤之類為僕子所甀亦無嗔怪二可喜也禮蓮池友虞長孺僧孺三可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麤豪蓮公不厭余性狂僻終日嬉戲無一莊語蓮公不以為顛五可喜也喜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則徘徊增戀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錢作客不能募一錢名雖擅越實無半文可布擬欲向文遊中在官者為之分疏一二而罷官之人顏面甚薄卒不能為力藥師琉璃光如

來將謂中郎為何等人我雖然余有妙術能使
一塵一沙盡作黃金供養諸佛恐蓮公此時持
不貪戒尚未敢輕語蓮公記之此地名淨居菴
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月始落成堂之後為樓
諸僧念佛塲也廂房二僧散處其中樓之下向
南右小淨室余借居最久偶因蓮公索記信筆
叨叨如此語語似戲字字逼真後之君子覩斯
記者嗔與唉與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淨寺有聖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沉湎為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盃飲右亦如之或指卅束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為卒隷坐復跪跪復坐喧呼不達旦不休室中一破竈一折脚床經年不見人唯酒盡間出一募化而已寺僧惡之甚余獨喜之呼為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窓竊聽以為樂其一即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為碧

婆持具斷葷不飲酒愛登山雖搎宫鬼穴務窮
其勝嘗從余于天目白嶽以此知之性喜収茶
供賓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涉潮
音洞三余嘗戲謂暉它時見闍羅脚色甚可觀
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歷與酬聖大不
相類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亦同之近日始
有敎之修淨室學坐禅者余謂碧暉自此多事
矣昔余鄉有一匠𠪨中常貯數金鰥居二十年
無日不飲酒讙歌余作秀才時與之爲浪友後

因年飢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直少取之不一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糊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菴為若悔扎暉攢眉曰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暉不敢拂雖然暉若無菴它日余輩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可施也夫

祇園寺碑記

浙西佛寺甲于東南至浙東荒凉甚問之僧咎曰僧口腹之不給何暇為朽木治宮室余既自

五泄歸憩蕭城入祇園寺佛廬一新不覺吐舌曰怪扎性理國也而佛事如此詢之父老始知為吾友縣令沈君所募修按舊記祇園始于玄度成于嶽陽王相輪香剎飛自天竺故像遺廬驗于曇彥勝國末僧峯改創之至今始再修葺余觀野史載蕭詧為玄度再來詧之後為裴休休之後為一小國王願力所乘當非虛謬今吾友現身宰官慈悲堅忍事事等佛且以二三百年之廢寺而一旦改轍時節因緣似亦有以

亦玄度最後之身乘願力而來者耶袁子曰象法之盛佛法之衰也佛法莫盛于梁亦莫敝于梁當是時寶刹如雲神僧如林以至天子為奴卿相授具浮屠之盛絶今古無兩然而戒律成縛義解為祟溺情因果蕩心虚滅誌公杜口達磨不識卒使後世理學大儒譚心性者以果報疑佛溺果報者又以佛法之不效疑佛名為崇佛實佛寃耳夫佛之言覺也禪之言定也雪山出家偶爾示現毘邪示疾非無妻子假使悉達

長自衰周未必不轍環求用尼丘種出甘蔗安
知不削髮偏衣釋迦孔子易地皆然而一二高
識之士見夫事佛道者如事竈與戚戚捨身沾
沾利益遂欲絕口性命塞路蔥嶺此何異聞噎
廢食見蹶停驂者哉昔韓退之抗表佛骨攻擊
佛法不遺餘力及一見大顛遂爾深入退之可
謂得髓者矣況君儁人善譚名理當知余言不
謬至於祗園此舉似猶以象法教民者謗不云
乎多憂減斗乎少憂添斗乎今浙東像法之衰

極矣此舉殆如瑞矣

小陶論書

小陶與一友人論書陶曰公書却帶俗氣當從二王入門友人曰是也然二王安得俗陶曰不然凡學詩者從盛唐入其流必為白雪樓學書者從二王入其流必為停雲館蓋二王妙處無畦徑可入學者摸之不得必至圓熟媚軟公看蘇黃諸君何曾一筆效古人然精神躍出與二王並可不朽昔人有向魯直道子瞻書但無古

法者曾直曰古人復何法哉此言得詩文三昧不獨字學余聞之失笑曰如公言奚獨詩文禪宗儒言一以貫之矣

紀夢

夜坐淨寺與方子談及異夢方子曰余往得一夢甚異至一區署朱門畫戟有若王宮初從東階入殿前列兩高臺二猛士立其上朱髮緑睛形貌可駭殿上立長人三高數丈瓔珞被體閃旁人云此諸天也行至殿前一長人問欲觀汝

前身否旁有青衣人即時領出殿外至東廊內見一道人坐蒲團上持木魚面瘠而黃愀然若不自得者看畢還引至殿長人復問曰欲觀汝後身否言未既臺上猛士跳立殿下以手中所執鍊杵向上一揮火光迸散前時所見長人殿閣皆隱猛士引至一小竇中以手牽一人出首着長㡌焦髮垢衣乃已身也因自念平生作何罪過受此苦痛一注而醒方子又言往先母在時夢一鬼卒執符若今州縣隸追呼者有母姓

字在焉時一甥在旁兩人泣告鬼卒曰願共減數年壽以益姆卒指甥曰外人那得減余踴躍曰即如言減某十年壽可也鬼卒頷之而去閱十年姆果卒余因謂方子爾骨相不類壽者既減十年後歲那得幾爾長械之期近矣方子愀然久之

紀怪

夜坐隻清庄與后蕢各譚新鬼后蕢言余嫂以去歲卒卒之日一婢忽顛自言為某村某家婦

以縊死隨衆鬼乞食至此臨去爲衆所擁不得前因失道此時飢餓甚可以一飯飼我其求食之狀甚遽迫極可哀憐頃之飯至婢遂仆地上如睡方醒問之一無所知又言其鄉有一士夫家婦病中忽言某姑某娘子來某妳某婭來皆死十餘年或一二年者與之酬荅一如生人禮數日忽言閻羅來杖我矣即以身跌地受杖痛楚之聲徹于中外遍身皆有杖痕或跪地以手受杖十指俱青血涔涔滴下或旋轉床上迅疾

如風聞之則曰閻羅磨我其毒苦之狀百倍人間數日後稍甦自言其本上仙謫向此土因忌郄舊因處世妬嫉故令我活受此報今報已盡當復歸天上矣言已遂卒又言近一族孫壻婚未半載夜夜見一美婦人来與同寢處遂與妻别室未幾舉止顛甚每向人言世間無可戀除郄死更無樂事時以襪繫自縊或投水中家人環而守之一夕守者倦竟死于厠與李赤事絶相類三事皆可紀故識之于書以廣異聞

余至齊雲聞道士有言鬼朝奉者問其故道士云其鄉某孕婦死埋某處每夕抱一兒向市上乞食有識之者曰此某人婦死半歲矣以故語夫夫隨開棺驗之見一兒卧婦旁氣息微温因取養之今年四十餘家累萬金余遍問徽人徽人皆曰此近事其人可召而致此與汴京句異所載絶相類乃知古今怪事亦有同者天下事安可盡與儒者道哉

與方子論淨土

方子曰余聞雲棲諸僧云念佛可生淨土是不余曰然書傳所載不睱遠引姑言余所目及者家伯修有次子名登年甫十三病癖自知不救將終注問余曰姪今日死矣有何法可以救我余曰汝但念佛即得往生佛國此五濁世無可戀者汝當一意想佛可也余因令姪合掌念佛諸眷屬圍繞高聲讚揚頌之姪忽微笑云見一蓮花如土色而微紅言既復念須之忽言蓮花

鮮明甚世間花色無可以者以前較大項之忽

言佛至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忽言室中有

不潔人花佛皆沒伯修因起索屏後適一婢至

正當浣濯之夕伯修吒出令諸人依前圍繞念

佛姪時已氣短伯修曰汝但念佛之一字可也

姪問余可否余曰可念未數聲微笑合掌而卒

又余二妗子祝氏聞余輩譚佛事亦持念佛號

前者小修書來云妗子未死前三日即告諸郎

云佛言三日後當來接我至期沐浴坐堂上諸

眷屬皆立而待良久曰佛至矣遂瞑二事皆余耳目睹記最真者方子筊曰有是哉余之長械即此可立破矣

門人袁烒度無涯校梓

解脱集卷之四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尺牘

張幼于

擲却進賢冠作西湖蕩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狀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斷區緣再不小艸人世矣快哉昔士安作傳不録兩龔六百日縣令恐遂不得與幼于同傳但彭澤

黔婁業已先之舊史俱編入隱逸矣何恨哉

馮秀才其盛

割塵網升仙縠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佳趣夫鸚鵡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桎其體也鵰鳩之鳥不死於荒榛野艸而死于稻粱者違其性也異類猶知自適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豢養于祿食邪一疾幾死幸爾免全未死之身皆鬼獄之餘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屢辱垂念忽承大士之賜甚恰素懷走欲言之久

矣謝不盡

陶石簣

病夫竟觧官矣至湖上矣君家兄弟幸如約早過一譚病夫此来携得有二十斗珠璣當與君家兄弟共之

湯隕陸

聞塩使者方至困憶令君端執手板奔波道旁腰肢為之作痛廸君之賜感不可言紛厖中不忘故人乃爾弟昨與友人言吾儕居此但得地

主不餉王不留行足矣何緣復當此橫施哉來札云酒畢再來取此一語甚妙第讀畢捧誦再過復令小奚取筆旁加數圈然則第可謂勇於服善者矣

朱司理

住錫山頗悶將戒舟而撫臺音至云當候部覆以是益悶遂乃放舟西湖極意縱觀六橋感子瞻之陳跡西陵嘆綺羅之荒艸鳳林覓鳥窠之旁枝孤山夢處士之梅鶴盤桓數日宿痾頓解

無何而陶周望堅約以是月遍觀飛来五雲諸
勝計枇花落後便可卒事近又聞黄山之中有
一異人甚得無生之旨益深企慕將遂策杖而
往如能因病發藥療我百刼糾纏之病不貧將
祝髮而從事永作方外人矣任心到此安得不
適又安可責以人間世哉南北東西隨縁即住
一破衲頭安往而不得貧賤者乎初意欲作一
書辭諸上官既而思之貧賤之人姓名不祥不
宜入簡牘又欲具剌則不敢手𢬵則無謂以此

自告免狀上官如明公者能幾人敢作如此放肆語耶着屐頗忙狂顛滿紙唯恕察

江進之

西湖柂椰之勝綺羅之豔山水之奇大率言不能盡近得陶石簣同遊尤佳石簣甚稱吾兄兩敘近聞黃山有一異人蹤跡奇秘不肖將遂往觀之或即渡江探會稽五泄或泛海叅十二面大士或從海道入雁蕩上武夷俱未可知但有好山水有米粮一月也得一年也得不必安排

前欲作字謝上官自今思之亦沒來由既已投
却烏帽作一刻自在人尚可寫蠅頭手本舊屬
知縣字樣汚人眼目乎省得一事是一事便宜
此山人家窮筭計也一笑

梅客生

走一病六月竟爾改官前者從枕上得尊札讀
之痛快不可言因笑謂家人曰梅公不難捨開
府表生何有一小小知縣邪既而思之知縣賤
而卑捨之甚易開府貴而尊捨之甚難知縣可

捨開府不可捨也何也開府無簿書牛馬之累終日高坐堂皇其折腰跪拜者皆金紫也既不妨飲酒又不妨好色又不妨叅禪開府官漸大位漸高三年一廕六年二廕若作二十年便蟬聯奕世矣三者皆高名厚利不可捨之寔也據此三捨不得而梅公必欲捨袁生必欲勸梅公捨豈不迂而不更事哉顧冲菴將蘭居俱未識面聞之阿三云冲菴豪傑人蘭居真學道人阿三至吴即歸矣龍湖一架裟地竟不能有天下

事安可以理論哉

虞長孺僧孺

溪上落花詩妙甚夜來讀之至不能寐何物無情作此有情語兩髮僧不憂破具足耶連日坐酒食地獄稍得出頭當攜舊麈毛來與公對擲二公真何氏兄弟再來也然求不談理亂不戒饞二公見處又高古人一着子矣何代無奇士哉

孫心易

一月住西湖一月鑑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一種閒淡不敢輕易向官長道恐無端冷却人宦情當柰何弟前路未知向何處去唯知出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于作官艸艸奉復不多及

羅澄溪

病賤罷官之人姓名不祥不宜入簡刺以是道山陰時不敢通一字舟過蕭山偶為探子所得自恨魚服不深然亦竟夜引去艸茅禮數自當

如此非敢為踞傲也今俸過侈謝謝果然之腹乃得一月粮何幸如之

與仙人論性書

讀吳觀我問荅文字知師卓識玄旨斷斷乎以形神俱妙為期下士賤士踴躍慶幸之不暇何敢妄置一辭雖然洪鐘法鼓不叩不鳴浮漚細沫巨海不擇試竭蛙腸敢陳膚論夫心者萬物之影也形者幻心之托也神者諸想之元也生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流注屬神形有生死心

無生死心有去来神無去来形如箕然諸仙赴箕偶爾一至箕之成壞無與於仙若使為仙者認箕為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愚惑甚矣心雖不以無物無然必以有物有辟之神若無箕則無所托因問有對因塵有想因異同有分别此心無前塵與死后無異故曰妄心妄者言其謬妄不寔如俗言說謊扯淡是也神者變化莫測寂照自由之謂然莫測即測自由亦自自即有所由是何物極而言之亦是心形鍊極所

現之象雖脫根塵寔不離根塵經曰湛入合湛
歸識邊際是也識即神也玄沙云縱汝到秋潭
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逐波濤而不散
猶是生死岸頭事正是指此神識此識生天生
地生人生物不識不知自然而然從上大仙皆
是認此識為本命元辰所以箇箇墮落有為趣
中多少豪傑被其汲溺可不懼哉然除却箕除
却形除却心除却神畢竟何物為本命元辰弟
子至此亦眼横鼻豎未免借註脚于燈檠筆架

去也咦咦夫師現今有知所不足者非身也一靈真性亘古亘今所不足者非長生也毛孔骨節無處非佛是謂形妙貪嗔慈忍無念非佛是謂神妙天堂地獄無情有情無物非佛是謂拔宅飛身但恐師未到此境界耳若透此關我身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上之沫有何閒圖度為他計算長久扎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誤以神識為性既誤認神便未免認神之軀殼既誤認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對性與命

對故曰性命雙修形與神對故曰形神俱妙種種過計皆始于此若夫真神真性天地之所不能載也淨識之所不能潰也萬念之所不能緣也智識之所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能對待者扎鄙意如此不知玄旨以為如何唯終教之

陳正甫

近日挐廬遨華遠身雲清偶爾飛錫至此問此下界人始知為尊兄國土既爾狹路相逢不得不作三日留城外淨室乞一間須淨而香乃可

不則打掃斗山上書室也留款大約不過三日即往齊雲幸勿令人知

伯修

弟以二月初十日離無錫與陶石簣兄弟看花西湖一月不忍極言其樂復與石簣渡江食湘湖蓴菜。探禹穴。弔六陵。往賀監湖十日。又復從山陰道過諸暨。觀五泄。留連數日。始從玉京洞歸。平生未嘗看山看山始于此巳又至杭挈諸君登天目住山五日天目奇勝甲于西浙又欲

赴山中之約因便道之新安為陳正甫所留縱談三日幾令斗山諸儒逃遁無地已復道巖鎮客潘景升家東西南北名士湊集者不下十餘人朝夕命吳兒度曲佐酒擬即發足齊雲遊竟從新安江順流而下將携家住南中過夏自隨地来不曾有此樂前後與石簣聚首三月餘無一日不遊無一遊不樂無一刻不譚無一譚不暢不知眼耳鼻舌身意何福一旦至此但恐折盡後來官禄耳諸名士已約同至杭道蘇之白

下矣西湖看花是過去樂黃山聚首是見在樂與諸客南遊是未來樂此後家何處容何處總不計較以世上事計較不得也丘大亦客南中買居秦淮弟已約為隣近來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濶世人以詩為詩未免為詩苦弟以打艸竿劈破玉為詩故足樂也石簣間一為詩弟無日不詩石簣無日不禪弟間一禪此是與同處虞長孺兄弟有名士之致但其學問大有可商每云悟後方可調心神通出方

是佛大率爲教典所誤僧孺頗有悟機只爲執
定已見不肯虛心恭訪不曾遇着作家禪客所
以執藥成病然却是吾輩益友于陳正甫處得
圓覺解是圓覺解老兄耳正甫道心切甚但無
李太爺高道低太爺聰明道癡以此對面不相
識吳觀我去歲住山五月眼尚瞖不好覩我不
急自家眼而急娘生眼又自家一雙光光眼不
肯看人而反欲借金篦于他手不亦惑乎法會
兄弟近日精進如何

趙無錫

弟看花西湖訪道天目往返吳越閒四閱月足之所踏幾千餘里目之所見幾百餘山其他登覽贈寄之作亦幾成帙丘壑日近吏道日遠弟之心近狂矣癡矣賤眷居錫城久似爲部下人即欲移家之瓜步仙舟乞借一行

沈廣乘

浙西之山無過天目奇邃不可言白嶽石亦奇但稍板大爲天目所形若使先登白嶽不知賞

識當何如也

徐崇白

辱遠使知公念我遊惰之人都無毫忽人世想一切文字皆戲筆耳豈真與文士角雌較雄耶數日圖歸方乎公或上岍生徑行矣幸勿跡之

王百穀

讀来叙佳甚往歲會諸名士都無一字及此以故令吳時每以不解語為恨不知百穀之深入也然則僕之不能盡百穀者尚多奚獨名理吳

越佳山水登覽略盡恨不能一一舉似㤗又去時匆匆未及報謝舟中勒數字托小白轉致之

錢象先

扇頭諸絕鮮妍如花淡冶如秋葱翠如山之色明媚若水之光林和靖陳無已不足道也鄙薄不能屬和柰何吳越佳山水登覽略盡詩文已又成帙恨不令錢郎讀之擬即往棲霞度夏有興能棹一舟相訪乎

華中翰

一別三月往返二千餘里家屬居尊宅若家不
肖望梁溪若鄉賈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
并州是故鄉不免有牢騷意若僕則樂之矣人
豈兒女也哉而思鄉乎夫鄉者愛憎是非之亂
愁慘之獄父兄師友責望之藪也有何趣味而
貪戀之浪仙亦愚矣我妻孥僮僕若將終焉此
尤事之極奇者非賢主人真心愛客焉得有此
但此地去蘇太近今回亦不可久便欲移之瓜
步矣小詩成帙當致上

王百穀

方小白來已致一牘遺之耶抑尚未及投耶本擬夜道姑蘇不意為羅卒所得江僕以舡逆之寶帶橋至寒山痛飲而別聞曹以新遂不祿可傷衙齋聚首三人者巳其一矣此翁無子身後得無他慮是人間第一快活事但尚有一女亦是業障男女有何佳處徒為老年增幾重累至死猶閉眼不得昔我前過白嶽見求子者如沙不覺頻蹙僕亦隨衆命道士通詞但云其子巳

暇辱紙筆所可喜者過越于亂文集中識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為之短氣所可恨者錢塘義髻太濶山陰脂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飲酒潘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其他浪游之趣非筆所能描寫兒自當會之弟游覽詩章近亦成帙其中非驚人語則嗔人語嗔人者為人所嗔也昨長洲公已覓去發刊弟嘗謂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

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敗興也游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茲游可謂兼之豈非前生報緣哉

晉東濵

湖上棲息一月與良友相對一味以觀山玩水為課如食荔枝中邊皆甜快活無量後閱五洩天目之勝乃復支策而去始知修行無過幻住者流連月餘始歸世人眼如豆見如盲一切是非議論如甕中語日月塚中語天冀檐上語中

書堂秉事便勝得他也只如勝得箇促織就輸些便宜與他也只當撒塊骨頭與蟻子而已焉有堂堂丈夫計量長短者哉求正牘刻成遂爲後生津梁利益不淺謙嘿藏可謂警切生犯此病久矣當佩之以爲絃韋明日遂行不能奉持柰何

徐冏卿

定功果有效其益無量但不知所守者中黃邪艮背邪抑數息邪夫定亦難有出有入非定也

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即出即入亦定也故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然定有大小小定却疾中定却老若大定則即疾是定即老亦定艶舞嬌歌無處非定華嚴經曰一身入定多身起多身入定一身起是此定也請以質之同伴老僧如何僕少時曾于小中主基枯寂不堪後遇至人稍稍指以大定門戶始得自在度日逢場作戲矣夭長人短鬼多仙少安得以浮泛不切之事虛費此少壯日子我公欲求定當

識其大者不然燦爛名園粉黛歌兒俱成剩物
矣如何

張幼于

讀來教一字一語具見真切然非不肖本懷不
肖豈習為令者一處劇邑如猢猻入籠中欲出
則被主者反局欲不出又非其性東跳西踍毛
不俱落主者不得已憐而放之僅得不死習于
令者為若是耶至于詩則不肖聊戲筆耳信心
而出信口而談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

喜秦漢僕則曰秦漢無文世人畢宋黜元僕則
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昔老子欲死聖人莊生
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
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已出不曾依傍半箇古
人所以他頂天立地今人雖譏訕得却是廢他
不得不然糞裡嚼查順口接竊倚勢欺良如今
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
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
部圖縈李空同一箇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

以是言詩安往而不詩哉不肖悪之深所以立
言亦自有矯枉之過公謂僕詩亦似唐人此言
極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僕似唐之詩非僕
得意詩也夫其似唐者見取則其不取者斷斷
乎非唐詩可知既非唐詩安得不謂中郎自有
之詩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
意耶僕求自得而已他則何敢知近日湖上諸
作尤覺穢雜去唐愈遠然愈自得意昨已為長
洲公覓去發刊然僕逆知幼于一抹到底決無

一句入眼也何也真不似唐也不似唐是千唐
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復謂之詩哉僕徃贈幼于
詩有譽起為顛狂句顛狂二字甚好不知幼于
亦以為病夫僕非真知幼于之顛狂不過因古
人有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之語故以此相贊如
今人送富賈則曰俠送知縣則曰河陽彭澤此
套語也夫顛狂二字豈可輕易奉承人者狂為
仲尼所思狂無論矣若顛在古人中亦不易得
求之釋有普化為振無盡詩曰槃山會裏翻筋

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是也化雖顛去寔古佛也
求之玄有周顛爲　高皇帝所禮敬者也玄門
尤多他如藍采和張三丰王害風之類皆是求
之儒有米顛爲米顛拜石呼爲丈人與蔡京書
書中畫一船其顛尤可笑然臨終合掌曰衆香
國裡来衆香國裡去此其去来豈艸艸者不肯
恨幼于不顛狂耳若寔顛狂將北面而事之豈
直與幼于爲友哉至于所説吴儂不解語則尤
與幼于無交涉夫家伯修王以明皆學佛人来

書本問學問何故系之以園亭歌兒若曰世間
解禅語者惟此輩爾夫園亭非有知之物安得
謂之解語此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者也夫
吳中詩誠多字畫誠佳然真實學道者似未可
多得至于文人尤難何也一生精力盡用之詩
文艸聖中也幼于自負能談名理所名者果何
理耶夫不肖自知幼于不必幼于之解語齊語
楚語閩語倭語處處鄉談土音不同不必幼于
之皆解夫幼于之不解中郎語猶中郎之不解

幼于語也天下事何必同而後快扎王百穀往有好事者造不根之言故不肖于集中特一辨白然如王如曺如公家兄弟皆不肖所敬者決不在不解語之列信筆鋪叙不覺滿紙不肖近于頗矣幼于既不愛頗請以自贈如何一咲

江進之

初一日從無錫發舟僅抵惠山今日可到常州矣越行諸記描寫得甚好諢語居十之七莊語十之三然無一字不真把似如今作假事假文

章人看當極其嗔怪若兄决定絶倒也近日倩
文如兄者絶少敝箧之叙謹嚴真寔錦帆之叙
流麗標致大都以審單家書之筆發以真切不
淳之意以今之抵掌秦漢者自然不同所以可
貴鮮脱更乞一叙前見湯海若作二虞溪上落
花詩引字妙甚脱盡今日文人蹊徑長孺為弟
（叙中都不成語）
叙亦極其詼諧皆至文也第不可與俗士觀耳

李季宣

世有耳甚熱而目不識聞名若古人而生寔同

時者若僕于兄是已僕授冠西歸江水如沸湯不可行姑欲卜隣真州僕南中交游甚少不得不告之尊兄夫士未有道魏不見信陵入洛不投張華者也敬遣一介先之城内外寛淨居乞為僕覓一所

桑武進

兄丹鼎成矣乘彼白雲升于帝鄉當在旦暮弟學道遇魔墮落傍生趣者也何足多尚撈人晨發弟在夢寐中及醒始知舟行十餘里悵惘不

可言矣如霜後之葉入春之氷壯心消耗已盡
獨留此區區皮骨了却前生文槌衲衣債耳御
孫入果園豈有出理後期那復可知言之靦鈹

錢象先

僕暫時卜居真州真州有友人李季宣快士也
頗消客子岑寂而黃山詩快潘髯以季子婚壘
古亭浪子丘大買居桃葉亦以次將至子公與
僕同形影相聚不必言近日維揚亦有一二雋
人可與語者以茲表生頗過快活日子不大落

莫安得東南風再為我送錢郎至耶百穀無恙可喜可喜數日前白下有人浪傳惡信僕驚愕甚訛言耶染房耶抑妬婦之口耶可恠可恠曹以新後事諸皆可略但其遺文不可不為刊行不然亦當輯而藏之免為酒瓿酸甕所苦是在百穀與吾兄耳輓詩字字濡淚僕當勉和解脫為江令索刻計當完矣

江進之

弟暫棲真州城中房子寬濶可住弟平生好樓

居今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淨東西南北虛
皆可坐亦快事也又得季宣為友江上柳下時
時納涼賦詩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敢
說之諸事他人不屑為之事頗覺受用過陶元
亮王無功日子天蓋見弟兩年與昔已甚故用
此相償不然何故暴得清福如此近日讀古今
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見識真不
可及夫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亂
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麗痛快其繁也晦也